



終身學習實例—— 我的求學心路歷程

生涯學習の实例——私の学問への道

Lifelong Learning: The Happiness and Hardship of
My Study Process of PhD

文・圖——Mbing Hayung 曹天瑞

(頭城國中退休校長、宜蘭大學土木工程系原住民專班兼任助理教授)

2002年1月10日，我終於獲得台灣師大教育學碩士學位。其實這本來是很平常的事，因為目前幾乎碩博士滿街是，但對55歲的高齡者來說，雖是喜悅，回想起求學之路卻格外的辛酸。

求學之路筆路藍縷

1959年，國小畢業後，我以原住民族身分，經宜蘭縣政府考選保送宜蘭中學初中部。12歲的我，第一次為了求學從南澳到宜蘭市。當時交通不便，沒有鐵路；公車一天也只要一兩班車，故無法通車上下學，因此原住民族的學生與金門寄讀生，都住在學生宿舍裡。小小的年紀，父母未能在身旁督促功課，小聰明的我，未能盡心讀書，只求Pass過關，以致英語，未能打好基礎。很快地三年一過，面臨升學考試，想當然爾，宜蘭中學高中部榜單中，看不到我的名字。

所幸當時政府為了培養原住民地區之國小師資，從1959年起，在台灣南部的屏東師範學校，每年招收一班「山地班」，從當時全國30個山地鄉，考選保送45位原住民學生集中就讀。1962年，宜蘭縣有3個名額，經考選結果，在眾多原民考生中，我居然是榜首，就這樣進入一般生升學錄取比例只有三十分之一的屏東師範學校，當起了「師範生」。

或許是離家三年較為成長也較為懂事，知道要認真學習，否則無法勝任國小老師的工作，因此以品學兼優的成績從師範學校，卻因為就讀師範三年期間，沒有英語課程，英語程度未增反退，成為日後求學之路的一顆石頭。

畢業後，男生依規定需在國小服務三年，若不繼續升學就要服兵役，而我當初只想盡心盡力當一位認真負責的國小老師，因此三年來從未為準備大學聯考，打算服完兵役後繼續回到國小任



博士論文口試當天跟太太合影。



論文口考後與口試委員合影。

或許是離家三年較為成長也較為懂事，知道要認真學習，否則無法勝任國小老師的工作，因此以品學兼優的成績從師範學校，卻因為就讀師範三年期間，沒有英語課程，英語程度未增反退，成為日後求學之路的一顆石頭。



教。但當時家父極力強求身為長子的我參加大學聯考不可違逆，便透過師範學校當時的保送制度，以就讀師範時不錯的成績，向母校屏師申請保送，結果我便以當年第11名的成績保送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系，當起「大學生」。

由於在學校任職的歷練後較為穩重成熟，回鍋當學生知道認真進取，其他課程都能得心應手，唯獨英文這門課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致命傷。即使學校安排師保生就讀夜間英文特別班，第一學期我還是因程度太差死當。甚至為了英文，身心疲憊、精神錯亂，好在經過三年的持續努力與同學的鼓勵，英文終於勉強過關，也完成大學四年的課程，順利畢業。

充滿挫折的碩士之路

1972年，我分發到羅東高中服務，並兼任輔導活動執行秘書，次年便回家鄉南澳國中擔任訓導主任；1977年介聘到壯圍國中；1984年再度回南澳擔任教務主任，1986年底考上國中



2003年，57歲高齡的我又毅然參加博士班考試，不論成敗，我心坦然。當時報考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博士班，資料送審後，連參加口試的機會都沒有，因此非常地心灰意冷，想回家鄉過著國中校長退休的日子。



畢業典禮後與指導老師王雅萍教授合影。

校長；1989年2月開始擔任國中校長。除了認真教職外，我一直未忘記要持續進修與成長，但受英文程度之限制，對於參加一般研究所之考試，認為這輩子已是無緣，只好申請就讀採積分免試之暑期四十學分班，並於1984年完成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之進修。

1996年，在教育局游春生課長之相約與鼓勵之下，姑且一試報考東華大學大陸研究所，但未能錄取。英文作文答案卷整頁空白、一字未寫，甚至想對閱卷老師寫句「I am sorry」，都怕寫錯而不敢寫。不過後來才發現，國文與英文總分門檻只差兩分。心想，既然都敢考了，為何不回母校台灣師大報考？因此隔年就試著報考四十學分班後保障七個名額之教育研究所，卻被英語系畢業的朋友考生調侃「他英文要贏我三十分」。放榜後，那位朋友考上了，我還依然榜中無名，心想著只要有英文考試，打死我也不考了。

1997年的年底，無意間又翻開了招生簡章，豁然發現師大公訓系碩士班考試，總分八百分，其中專業科目共六百分，國文、英文各佔一百分。想想英文才佔八分之一，若加強專業科目應還有一絲希望，因此投考的意願又死灰復燃。於是改考公訓所，雖然再度落榜，但卻激起我的信心，若利用一年來加強英文及國文，專業科目再予以複習，應該錄取有望。因此找上台北英文補習班名師戈保華先生，每星期日宜蘭、台北往返補習英文，整整一年，從未間斷。1999年，第四次報考碩士班，結果國文、專業科目名列前茅，英文成績仍然慘烈，但卻以第11名的成績錄取。離開師大27年後，我又回來當研究所研究生。兩年半終於通過論文學位考試，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，雖然過程很辛苦，但卻也讀出興趣來了。

考上民族學系博士班

2003年，57歲高齡的我又毅然參加博士班考試，不論成敗，我心坦然。當時報考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博士班，資料送審後，連參加口試的機會都沒有，因此非常地心灰意冷，想回家鄉過著國中校長退休的日子。

雖是享受著退休後自在的生活，但心掛念著故鄉的發展與孩童們的教育，希望能夠回饋故鄉，因此擔任了宜蘭縣原住民族事務發展委員會之副主委、宜蘭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，以及宜蘭縣童軍會的理事長等義務職務，並領導一群原住民族菁英在宜蘭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，擔起部落文化復興重振的責任；也與關懷品德教育與合作學習的童軍木章持有人，共同為宜蘭縣的童軍教育活動而努力。

2008年家鄉的兩位國小主任及校長（羅姓與胡姓），曾參與過政治大學民族系博士班入學考，便來鼓勵我參加2009年的入學考，當時幾乎所有博士班入學考，英文是必考，還好政大民族系博士班的外文考科是英、日、德、法、俄五種外文任選一種，我自己認為選擇日文或許還有希望，便有了報考的念頭。當時僅是想多學點有關原住民族的理論和實務，甚至不讓內人知道又有想考試的念頭，默默地足足準備一年，參加了2009年入學考，我第4名的成績錄取了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，離考上碩士班已是10年前的事了。

從校長到博士的終身學習實例

考上博士班後，除原本在台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兼任講師外，還要在到政治大學上課，常常趕搭武塔、羅東、台北再到政大的往返班車，過著上午去當講師，下午去當學生的四年博士班生活。除了長途跋涉外，面對繁重的課

業以及義工職務，常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挑燈夜戰，然而在專業成長的路上，總是有貴人相伴與鼓勵並提供及時的協助；能在四年後，結合理論與實務經驗完成《宜蘭縣原住民校長推展泰雅民族教育之研究》博士論文撰寫。除了要感謝上蒼外，更要感謝支持我、鼓勵我、協助我的每一個人。尤其是指導教授王雅萍博士。恩師創新的思維與嚴謹的論述，在論文的架構及邏輯脈絡方面，給了我很多正確的啟迪與指引，恩師為原住民族語言教育而努力，在公務忙碌之際仍悉心指導與寬容，其治學的態度及為人處事是我學習的典範。

在論文完成後也體認到自己在無垠學術之路的渺小，期盼我的論文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教育能有所幫助。獲得博士學位之後，又繼續到國立宜蘭大學擔任兼任助理教授，傳授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等課程，我的重心也逐漸轉移到專班的學生身上，每學期為他們講授有關原住民族的專業必修課程。回想起我博士之路一路走來，有風也有雨，而我終生學習的實例，希望能對原住民族的孩子有些許的鼓勵。◆



Mbing Hayung
曹天瑞

泰雅族，南澳群塔比亞罕社末代頭目「哈勇·卡力茲」之第四代後裔。1965年畢業於屏東師範學校原住民專班。1986年考取台灣省國中第十三期校長。於2002年8月創立宜蘭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，並於2013年6月10日籌設「泰雅族南湖大山學區」部落學校。2009年入學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，並於2013年獲得博士學位。